

中国经典爱情故事

桃花扇

[清] 孔尚任 原著

Taohua Shan



新漫画插图版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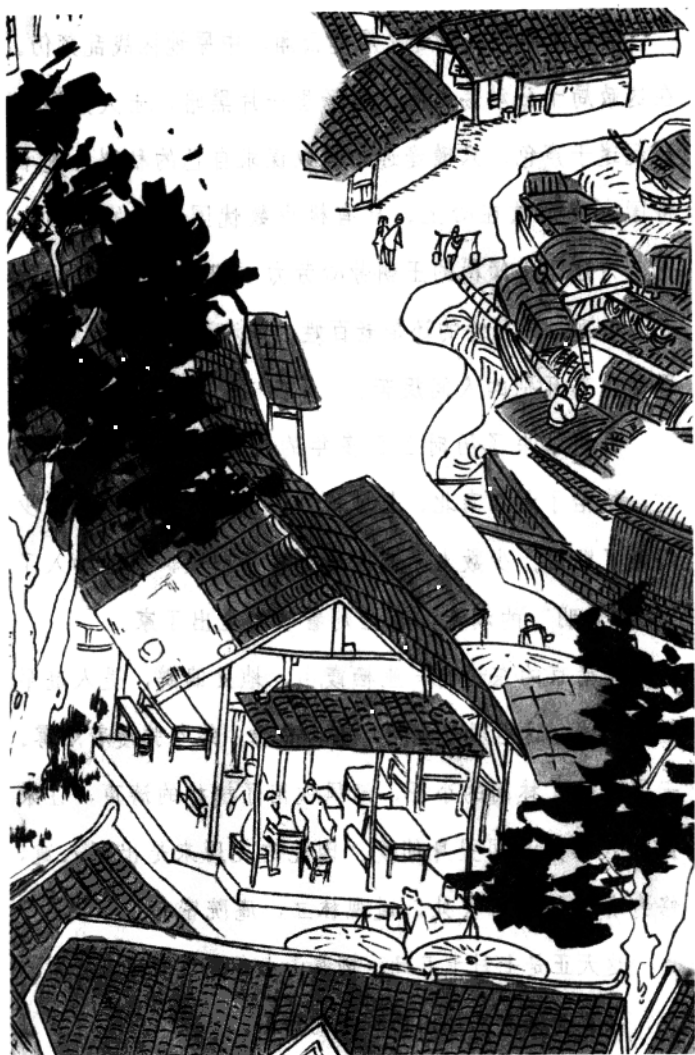
上海文艺出版社

明朝末年，农民起义风起云涌，中原地区战乱频仍。在这政局十分动荡之际，官场里一片黑暗，士大夫们整日沉迷于声色，只懂逢迎拍马以谋求自己的私利，毫不将国家安危放在心上。只有极少数忧国忧民的爱国志士，为这即将倾覆的王朝劳心劳力，却还要受到奸佞的诬陷迫害。最可怜的还是老百姓，颠沛流离，居无定所，忍受生离死别的人间疾苦。

明朝结束了历时三百多年的统治，清王朝取而代之，统治了大江南北、长城内外。明绝大多数遗老遗少们做了顺民；少数人不忘国耻，誓不归顺，有些加入了“反清复明”的潮流，有些则看破红尘出了家。

在南京的东边有一座栖霞山，地处偏僻，是人迹罕至的区域。这里风景幽雅，重峦叠嶂，终年弥漫着烟雾。云雾迷住了林间的小径，清风吹出了树林的涛声，让来此的人感觉如同置身仙境。因此这儿历来是出家入道、修身养性的绝好去处，道观林立，庵院密布。

这天正是七月十五日，栖霞山上各庵观的道人齐聚一堂，祭奠为保大明江山而殉难的忠烈。





人群中，只见一位道士与一位道姑紧紧地相拥在一起。道士喜不自胜地拉着道姑的手，说道：“香君，你让我找得好苦啊！”

道姑也哽咽道：“侯郎，我也是无时无刻不在惦念着你呀！”说着，泪水如断了线的珍珠般掉了下来。

道士从怀里小心翼翼地掏出一柄官扇，温柔无比地说道：“香君，还记得这柄桃花扇吗？”

两人注视着扇上点点红艳的桃花，双双陷入了对往事的追忆中。

.....

那时正值崇祯年间，各地战况频频告急，屡屡传来大明城池被起义军攻占的坏消息，长城以北又有外族伺机而动，朝堂上皇帝及其臣子战战兢兢。可平日只知吃喝玩乐的他们如何能够想出退敌之策？而地处江南的南京城，号称“六朝金粉之地”，依然是一派灯红酒绿、歌舞升平的繁华景象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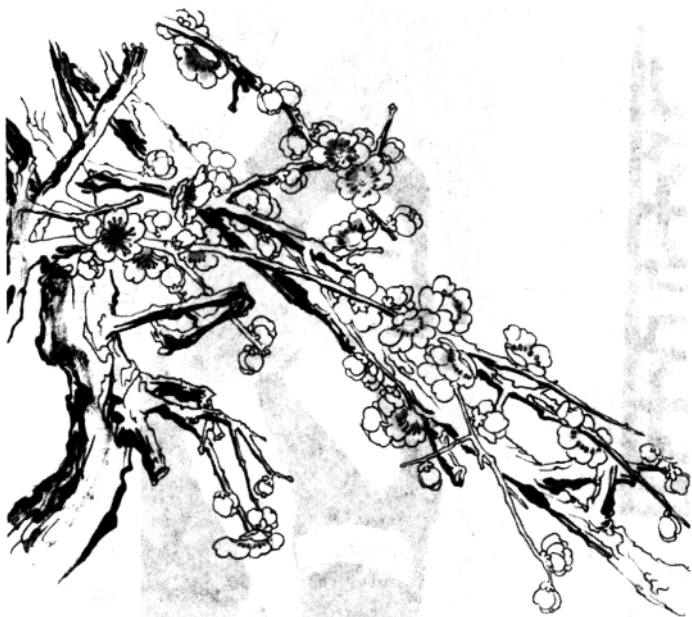
蕴满风情的秦淮河水，散发着脂粉的香气。两岸一



株株的梨树柳树，在清风的吹拂下展现无限风姿。在梨树柳树的掩映下，可见临水的一座座妆楼，建造装饰得富丽堂皇。妆楼靠河的一排排窗子，都大大地敞开着，不时有年轻貌美的姑娘走近窗口，那婀娜的身影倒映在秦淮河水之中，平添了几分春色。原来这一带是烟花妓院的集中地。那些达官贵人、名士雅客、富商巨贾，经常来这里斗才夸富，左拥右抱，纸醉金迷。

其中有一家妓院的老板娘名叫李贞丽，年轻时美艳风流，在秦淮河畔着实出过一阵风头。即使现在，依旧是徐娘半老，风韵犹存，化妆一番，风采依然不减当年，大家都叫她“贞娘”。

李贞丽领养了一个女儿，年方十六，娇小玲珑，貌若芙蓉，才艺出众，尚未接客。她虽然身在青楼，可内心却向往着真正的爱情，心中时常感叹自己桃花命薄，落入风尘之中，将来就要卖歌献艺，卖笑卖身；而那些公子王孙一掷千金，骚人墨客吟风弄月，为的都只是一朝风流快活，并没有真正的爱情……每每想到这里心中就十分伤感。



李贞丽有个相好名叫杨文驄，字龙友，是凤阳督抚马士英的妹夫、前光禄大夫阮大铖的结拜兄弟，曾经做过一县县令，现在免职在家。

现时已到春天时节，所谓“春色恼人眠不得”，更加不容易消磨这寂寞无聊的时光，因此今天杨龙友又到这里，想找李贞丽来聊聊天、叙叙情。

杨龙友原是这里的常客，用不着丫鬟的通报，径直进



了院子。李贞丽见了他，满脸堆笑地说道：

“杨老爷，哪一阵风把您吹来了？我整天念叨您，您可曾打过喷嚏？”

杨龙友说道：“哎呀！你看梅花花瓣已落光了，杨柳条刚转黄，软软浓浓的一院春色，叫我怎么消遣呢？”

李贞丽说道：“正是这样，你不来，我也闷得慌呢！你去小楼坐坐，欣赏欣赏诗词吧。”

杨龙友说道：“好极了！如此很有情趣。”于是李贞丽在前，引着杨龙友上楼。

到了楼上，李贞丽忙着点上檀香，一边烧水沏茶，一边招呼杨龙友：“杨老爷请随意。”

杨龙友虽然是这里的熟客，这座妆楼却还是初次上来。他看到这座小楼布置得非常典雅，窗口湘帘旁挂着一盆绿衣鹦鹉，娇艳的花朵散发出沁人心脾的幽香，窗外的秦淮河水波光粼粼，不禁绝口赞美道：

“好一座幽雅的妆楼，想来是令爱住的了，现在她在哪儿？”

李贞丽说道：“你在这里坐一会儿，我到里边去叫她。”

杨龙友看到墙壁上几乎被吟笺贴满了，都是些知名人士题赠的诗词，内心很是羡慕。

他正在边看边吟哦的时候，忽然闻到一股香风，接着听到细细的脚步声，连忙回头一看，只见一位美如天仙的姑娘走上前来朝着他行个万福。这位仙女长得娇小玲珑，仪态万方，头上挽一个髻，发髻两旁分别有一缕发丝向下垂曳，显得十分飘逸。两道蛾眉，一双杏眼，温柔中透露出刚毅不屈的神采；挺直的鼻相配樱桃小口，五官安排得恰到好处，淡妆也美，浓抹也佳，见上一眼就叫人打心底里喜欢。

杨龙友对李贞丽夸赞说：

“几天没见，令爱愈加漂亮得像仙女下凡了，完全可以证明那些诗文上的赞美并不是夸大其辞的。”

说着，杨龙友继续看墙壁上的诗词，却吃了一惊，说道：“想不到像张天如、夏彝仲那样的大名人都有题赠，我怎么能没有呢？”

李贞丽马上送来笔砚，侍立在旁边。

杨龙友拿起笔，口中朗朗吟哦，好一会儿，忽然改变





了主意，说道：“算了，那么多好诗，我做不过他们，还是藏拙吧，倒不如涂几笔墨兰，点缀一下这堵粉墙。贞娘，你看怎么样？”

李贞丽说道：“那更好啦！”

杨龙友看到墙壁上已经画有拳石，仔细看了落款，题着“田叔蓝瑛”，说道：“原来这是蓝田叔的手笔，好吧，就在拳石旁边添上兰草，借助他的来衬帖，一定错不了。”

杨龙友原是个不错的画家，对于画道也深有研究。他起手斜斜一笔，第二笔交凤眼，第三笔破凤眼，粗的地方像螳螂肚，细的地方像老鼠尾，挥洒自如，得心应手，嫩叶香苞，写出了骚人的雅致，虽然笔法不及元人的潇洒，但也轻灵生动，烘托出烟痕雨意的境界。置身在这般雅致幽清的环境里，令人真不相信这里是庸俗势利的妓院。

李贞丽赞道：“真是名笔，使这座妆楼增添了许多光彩，谢谢您老啦！”

杨龙友说道：“见笑了。请教令爱尊号，我好落款。”

李贞丽回答说：“小女年纪还小，不曾起名，就请老爷您赏她两个字吧。”



杨龙友仔细思考了好一会儿，才说道：“《左传》上说‘兰有国香，人君媚之’，就叫‘香君’如何？”

李贞丽听了，一迭声地说道：“妙，妙，妙极了，香君，还不快过来谢谢杨老爷！”

香君连忙过来向杨龙友下拜道：“多谢老爷赐名。”

杨龙友又笑着说：“不仅仅香君有了名，就是这楼的名字我也想好了。”说罢就落款在墨兰的后面：“崇祯癸未仲春，偶写墨兰于媚香楼，博香君一笑。贵州杨文骢。”

李贞丽连声说：“谢谢，谢谢，画得好，字也写得好，



